

段宇被抓住把柄，掏了150块钱

3



银九 著
重庆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某理工大学的在校男生胡一飞，本来是电脑小白，无意间淘到一块二手硬盘，这块硬盘是一位美国电脑天才无意间遗失的，被淘宝贩子贩到了国内，流到了胡一飞的手上，从此胡一飞走上了强大离奇、啼笑皆非的黑客之路。现实中被人冷落、嘲笑、忽视的他，在网上却敢和国际黑客组织叫板，并且出奇制胜。

[上期回顾]

利用网上淘来的二手外国硬盘，胡一飞成功侵入了段宇的电脑，他亢奋不已，却不敢声张。

青春小说

胡一飞一口气侵入了十几台电脑

“如果用嘴巴可以跳楼的话，你都已经跳了七回了！姓段的，不是老娘我小看你，你要是真敢从楼上跳下去，我立马就从了你，跟你去开房。否则你就老老实实地闭嘴，再提这事，老娘就把你踹回娘胎去！”

胡一飞在电脑前一阵狂汗，下巴差点没跌碎。胡一飞怕再往下看，自己的小心脏会受不了，赶紧晃了一下鼠标，发现屏幕上出现了两个半透明的按钮，一个是“进入工作模式”，另外一个“退出目标电脑”。胡一飞毫不犹豫地点了退出，屏幕一闪，就变回了之前的样子，那个小程序依然横在屏幕的中间。

目光再次回到那个小程序上，胡一飞又有新想法，他想换其他的IP再试一试。说不定段宇的机子早就中了木马，而那个木马刚好就是要用眼前这个小程序来链接的。

东阳理工大用的是校园网，学校给每个寝室都预留了宽带接口，并且绑定了固定的IP地址，只要把电脑插上，IP设好，就可以通过共享上网了。胡一飞所在的二号宿舍楼，IP范围都在10.50.0.x x之内，段宇的电脑是10.50.0.121，胡一飞的是10.50.0.120，其他人的也只是把后面一位改一下就行。胡一飞想了想，便输入了一个10.50.0.99，过了几秒，程序提示链接失败。

怀着侥幸，他把IP地址顺次往下加了一位，输入10.50.0.100，点下按钮之后，屏幕一闪，就看见有人在浩方平台上玩3C。胡一飞有点想明白了，他退出这台电脑，然后又随机选了五个IP去试，其中三个可以链接，两个则不行。胡一飞把那两个链

接失败的IP拿去Ping，发现全都Ping不通。这就证实了他的猜测，这些链接不上的IP，全都是此时没有开机的。

胡一飞这回学聪明了，他去找了一个局域网管理工具，开始搜索此时局域网在线的电脑。等搜索结果出来了，他就按照结果显示的IP挨个去试，连续试了十几个，全部能链接上。在电脑上干啥的都有，看电影的、打游戏的、看新闻的、淘东西的……

胡一飞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兴奋，压制不住地想往外喷，如果不大喊一声的话，他觉得自己就会被这股气给憋爆炸了。从别人的电脑里退出来，胡一飞就冲到阳台上，对着外面狂喊：“我中了，我中了500万！”

老四正躺在那里看电视，听到动静“咣当”一声从床上掉了下来，人还没站起来，就直接开始叫了：“500万？二当家你发了啊，赶紧拿出来分赃！见者有份！”段宇一时搞不清楚状况，但也不聊天了，朝阳台这边看了过来。

胡一飞喊完，顿时觉得神清气爽、精神百倍，转身进了寝室。看着老四那一脸期盼的表情，胡一飞便诡异地一笑，嘿嘿道：“我有500万的精子，要不要分你一点？”

为了安全起见，胡一飞决定对这块二手硬盘做一个完整的备份。胡一飞很清楚自己现在的数据恢复水平，那是相当有限。只要恢复数据时发生了一点点意外，就意味着将有一大批神器永远无法恢复，到那时可就追悔莫及了。而做备份的最好办法，就是找一块和这块二手硬盘一模一样的全新硬盘来，大小型号都一样，然后把二手盘上的数据全盘备份过去。再从网上买也不可靠了，万一再整回一块二手的，自己

找谁哭去。

胡一飞翻出自己的钱包，细细数了一遍，脸就皱成了老茄子。到哪里去找钱呢？

一提借钱，段宇就心疼

段宇觉得胡一飞今天看自己的眼光有些怪怪的，柔中带着一丝媚。段宇心里一阵阵恶心。他终于忍不住问道：“二当家的，你老看着我干什么？我今天没穿错衣服吧？”

“没有，没有！”胡一飞连连摇头，笑得很是内敛，“吃早饭的时候，我碰到了小丽，她让我这几天看你，尤其是不能让你靠近一号教学楼。我正在想，这是为什么呢？”段宇脸色一白，压低声音说：“那是小丽和你开玩笑呢，你可别乱说！”

“老三，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有事可要说出来……”胡一飞把最后一个字的发音咬得很重、拖得很长。段宇顿时就觉得不妙，难道是小丽把自己用跳楼威胁她的事告诉了胡一飞？“我真的没什么事，你不要瞎想！”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我当然是盼着你没事！”胡一飞拍了拍段宇的肩膀，然后迅速换上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不过我倒有点难事……”“有事你就讲啊，看看我能不能帮上什么！”段宇装作一副豪气的样子。

“你也知道，我最近花销有点大，又买了块新硬盘，手头紧得厉害。谁知道祸不单行，昨天我机子的网络又出了问题，估计是网卡坏了，要是再买个新网卡的话，那我今天中午的饭怕是没有着落了。”胡一飞脸上悲痛欲绝。段宇终于明白了，胡一飞这是要找自己借钱啊！“妈的！”段宇心里暗自咒骂一声。胡一飞明明知道找自己借钱无异于是在刺猬

身上拔毛，他还敢开口，这说明他有把握让自己把钱吐出来，肯定是这小子知道了那事，他这哪里是借钱，明明就是在收封口费，他娘的！

段宇掏出钱包，心里淌着血：“都是一个寝室的，我也不能见死不救啊，我先给你拿点吧，你要……”

“200！”胡一飞竖着两根手指，“只要200就够了！”

段宇一听这个数字，脸上的肌肉开始抽搐了。他打开钱包，慢慢数了起来。要不是胡一飞确定段宇能很轻松地就拿出这笔钱来，他还真以为段宇心绞痛要发作了呢。数一张钱，段宇都要捂一下心口，再数，再捂。那样子，我见犹怜啊！

段宇把那几张钞票数了半天，发现这招对胡一飞没用，便知道今天这钱是借定了，当下一咬牙：“200太多了，我拿不出，100的话……”

“150！”胡一飞当即还价，然后一副求饶状，“老三，江湖救急，帮帮忙啊！”

段宇掏出150，攥在手里，语重心长地说：“都是一个寝室的，我还能见死不救吗？这钱我借给你，不过有句话我要劝你，以后花钱要有节制啊，咱们还是学生，手头都不富裕！”段宇嘴上说着，手里还是把钱攥得紧紧的。

胡一飞眼巴巴地看着那钱，等了半天，也不见段宇有丝毫交出来的意思，抬头一看段宇那“暗示”的眼光，当即明白过来，急忙保证：“老三，你放心，下个月生活费一到，我马上就还你！”

段宇这才把钱交到了胡一飞手里，眼中带着不舍：“一个寝室的，什么还不还的，说这话太见外了！”钱拿到手后，胡一飞就在教室里坐不住了，借口上厕所来了个尿遁，出门直奔电脑城而去。

孟非小时候很调皮，常挨打

1



孟非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孟非，江苏卫视著名主持人。

这是孟非对过往四十年岁月的动情回顾、从容讲述。

童年重庆、少年南京，不同的文化对他影响深远。中学时代的严重偏科，黑暗得让他看不到未来。临时工的日子辛酸艰苦，却奠定了他往后的不平凡。他从摄像、记者、编导、制片人、主持人的不同角色上一一走过。四十年，人生坎坷，从平凡到精彩，命运总在不经意间转折。顺应本心，淡定从容，坦然面对每一次改变。

随遇而安，是很多人问起他的心路历程时，他给出的唯一答案。

名人传记

一、乡愁

混浊了上千年的朝天门码头的江水依然混浊，潮湿阴暗了千百年的吊脚楼依然潮湿。在绿军装大行其道、人们的激情正被语录和标语调配得昂扬亢奋的一九七一年，我出生在重庆。

对重庆这个城市的印象，主要来自我十二岁之前，之后我就跟着父母到了南京。那时候的重庆真的是老重庆，至今我对它仍然怀着一种非常特殊的感情，一种想起来就要流泪的感情。面对那座城市，自私自一点儿地说，我甚至不愿意看到它日新月异的变化，我希望童年记忆中的那座城市永远永远不要有任何变化，好让我每一次回到那里都有清晰的记忆可以追寻。

前不久有个导演跟我列举了喜欢重庆的三条理由：第一，重庆这个城市特别有立体感，山城嘛，依山而筑，正所谓“名城危踞层岩上，鹰隼鸱视雄三巴”；第二，重庆方言特别有感染力，火爆中透着幽默感，幽默感里透着智慧；第三，重庆的美食。

我赞同他的话。重庆这座城市的立体感是天赐的，在中国城市“千城一面”的今天，重庆无论如何都不会变得像其他城市一样。在其他大多数城市想买一套能看江景、看山景的房子，恐怕都会比买一套普通房子要贵许多，但在重庆，你想买套看不见江或看不见山的房子，还真不容易。在重庆，哪怕是普通百姓的房子，推开窗，看到的不是江，就是山。因为重庆的路大多为盘山而建，所以这里基本上看不到自行车。在我童年的记忆中，自行车是一种高级的娱乐工具，而非交通工具。

在重庆生活的十二年，积累了我人生最初也是最真的情谊，直到现在，不曾淡忘。如果我的性格中还

有善良的成分，我相信一定是重庆这座城市给我的。后来到了南京，原来的亲戚朋友都不在那儿了，没过几年又遭遇家庭变故，那时的阴影让我对儿时时在重庆的时光更加怀念。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现在我每次回重庆，看到小时候的朋友都觉得跟亲人一样。

在重庆，街坊邻居真的就跟亲戚一样。我举家搬离开重庆的时候，很多老邻居一家老小到码头来送别，直到今天想起这一幕，都让我热泪盈眶。不光如此，长大之后每次我回重庆，离开的时候总还有过去的小伙伴送我。

二〇一一年春天回重庆，帮我张罗吃饭的是小时候和我一块长大的重庆日报社的唐彤东。他问我要叫谁，我说把小时候在一块儿玩的朋友都叫上吧，毕竟快三十年了。后来男男女女一口气儿来了有两桌。见面之后，他们挨个儿帮我恢复记忆，这个问“你不记得我了”，那个说“我是谁谁谁”。这么介绍了一轮过后，我突然想起在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有一个比我大几岁的男孩儿，闹着玩儿的时候把我脑袋打出了血，害得我第二天就发烧了。我记得他叫杜波。我顺口讲了这件事，众人皆笑，桌上的人就告诉我，杜波调到北京工作了。巧的是，当时杜波的妹妹在桌上。不一会儿，杜波就从北京打电话来了，他在电话里大笑：“这点儿破事儿你还记得啊？我以为你都忘了。”

不仅重庆的朋友对我好，就连重庆的媒体也透着对我的格外厚爱。七八年前，江苏台还没有《非诚勿扰》栏目时，我在《南京零距离》做新闻主播，那个栏目只在江苏播出，所以有关我的报道基本上都只在江苏的媒体上，而江苏之外的媒体好像就只有重庆的报纸了。

二、童年

多年之后回想我的童年，只有在重庆的十二年是最无邪又无忧的日子。

我的童年正赶上“文革”尾声，当时大人人们的所作所为，给我留下了神秘的印象。有这样一幕场景经常出现，至今仍印象深刻。

那时我父母的几个同学和同事经常在黄阿姨家聚会。我和我哥，还有黄阿姨家的两个孩子，被他们放在蚊帐里，看他们在昏黄的灯光下谈天谈地，也不知道在谈什么，一谈就到深夜。我们对此十分好奇，但是再怎么努力也听不清，更听不懂，也听不了那么晚，总是在蚊帐里躺成一排迷迷糊糊就睡着了。

那是一九七六年，“文革”末期，那批知识分子，为动荡的国家那充满变数的未来而忧心忡忡。他们什么也做不了，只能一晚一晚地聚在一起，相互取暖。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大多有着这样的经历，也算“位卑未敢忘忧国”吧。

一九七七年，我上小学了——重庆解放西路第二十五小学。学校一面临街，和重庆日报社隔街相望，另一面是“滚滚长江东逝水”。学校不大，没有一间教室的窗户玻璃是完整的，它们早在武斗的时候就被打得千疮百孔、满目疮痍。到了冬天，风飕飕地透过碎玻璃往教室里刮，江边有多冷，教室里就有多冷。

“文革”刚结束那时，老师打学生是天经地义的。我在班上很调皮，所以老师经常教训我，把我的手打得肿起老高，连筷子都拿不住。有一次，我都忘了是出于什么原因，数学老师拿着尺子追着我打，我就围着教室狂跑，全班同学都笑疯了，站在桌上拍着巴掌呐喊加油。这幕情景，后来我在讲述这个时期的工读学校

的电影里看到过。更过分的是，那时候在学校干了坏事儿，除了挨打还得挨饿。

那所小学也是老式的筒子楼，一楼是部分老师的宿舍和仓库，楼上是教室。我一旦上课犯了错误，干了坏事，就会被老师留下来，一留留到中午。老师回宿舍吃饭了，还不忘把我带到他们家去接着罚站。我记得有一次，老师一家人吃着香喷喷的饭菜，我就靠着门在边上站着，饿得几近昏厥，脑子里幻想了无数遍冲上去掀翻这一桌饭菜或者吃光这一桌饭菜的情形。筒子楼里常年黑咕隆咚，大中午都见不着一点儿阳光，在昏暗的光线下，我饥肠辘辘地看着老师一家人吃饭的这一幕，现在想想我都可怜自己。更惨的是，等外婆找到学校来，我手肿着，人饿着，回了家接着又得挨一顿打。

那时候因为调皮我没少挨打，但因为成绩还不错——我整个学生时代也就小学成绩混得还不错，也没少得奖赏。当时，学校发的奖品一般是两支带彩色橡皮头的铅笔，算高级的了，普通铅笔只要三四分钱一支，带橡皮头的好像是八分钱。

当然，成绩不错并不能掩盖我太过调皮的光芒，老师们也因此很不看好我，只有我的第一个班主任董老师对我很好。她是一个胖胖的老太太，特别喜欢我，那时候她就跟别的老师说，孟非这小孩儿将来准会有出息。现在看起来，老太太还是相当有眼光的。可惜她老人家已经去世了。

二十五小的学习生活到我上四年级时结束了，我家举家搬到了南京。从那时起，我的童年逐渐变得灰暗。就从我那一届开始，小学实行六年制。我哥比我早一年上学，他五年级就毕业了，到我这儿就变成要上六年了。